

<<雷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雷雨>>

13位ISBN编号：9787561356012

10位ISBN编号：7561356013

出版时间：2011-9

出版时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作者：曹禺

页数：24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雷雨&gt;&gt;

## 前言

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地来苦恼着自己，这些年我不晓得“宁静”是什么，我不明了我自己，我没有希腊人所宝贵的智慧——“自知”。

除了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匆促，切迫，我从不能在我的生活里找出个头绪。

所以当着要我来解释自己的作品，我反而是茫然的。

我很钦佩，有许多人肯费了时间和精力，使用了说不尽的语言来替我的剧本下注脚；在国内这些次公演之后更时常地有人论断我是易卜生的信徒，或者臆测剧中某些部分是承袭了Euripides的Hippolytus或Racine的Phedre灵感。

认真讲，这多少对我是个惊讶，我是我自己——一个渺小的自己：我不能窥探这些大师们的艰深，犹如黑夜的甲虫想象不来自昼的明朗。

在过去的十几年，固然也读过几本戏，演过几次戏，但尽管我用了力量来思索，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拟谁。

也许在所谓“潜意识”的下层，我自己欺骗了自己：我是一个忘恩的仆隶。

一缕一缕地抽取主人家的金线，织好了自己丑陋的衣服，而否认这些褪了色(因为到了我的手里)的金丝也还是主人家的。

其实偷人家一点故事，几段穿插，并不寒碜。

同一件传述，经过古今多少大手笔的揉搓塑抹，演为种种诗歌，戏剧，小说，传奇也很有些显著的先例。

然而如若我能绷起脸。

冷生生地分析自己的作品(固然作者的偏爱总不容他这样做)，我会再说，我想不出执笔的时候我是追念着哪些作品而写下《雷雨》，虽然明明晓得能描摹出来这几位大师的遒劲和瑰丽，哪怕是一抹，一点或一勾呢，会是我无上的光彩。

我是一个不能冷静的人，谈自己的作品恐怕也不会例外，我爱着《雷雨》如欢喜在溶冰后的春天，看一个活泼泼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跃，或如在粼粼的野塘边偶然听得一声青蛙那样的欣悦。

我会呼出这些小生命是交付我有多少灵感，给与我若何的兴奋。

我不会如心理学者立在一旁，静观小儿的举止。

也不能如试验室的生物学家，运用理智的刀来支解分析青蛙的生命，这些事应该交与批评《雷雨》的人们。

他们知道怎样解剖论断：哪样就契合了戏剧的原则，哪样就是背谬的。

我对《雷雨》的了解只是有如母亲抚慰自己的婴儿那样单纯的喜悦，感到的是一团原始的生命之感。

我没有批评的冷静头脑，诚实也不容许我使用诡巧的言辞狡黠地袒护自己的作品；所以在这里，一个天赐的表白的机会，我知道我不会说出什么。

<<雷雨>>

内容概要

故事讲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闷夏的一个午后，从济南来到周公馆看望女儿四凤的鲁侍萍，在此与公馆主人相遇，由此引出三十多年前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公馆内所有人的命运因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侍萍的悲剧又在女儿四凤身上重演.....

<<雷雨>>

作者简介

曹禺（1910—1996），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  
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著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著名作品，一生共写过8部剧本。

<<雷雨>>

书籍目录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尾声

## &lt;&lt;雷雨&gt;&gt;

## 章节摘录

〔开幕时，外面远处有钟声。

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最好是Bach：High Mass in B Minor Benedictus quivenait Domini Nomini——屋内静寂无人。

〔移时，中间门沉重地缓缓推开，姑奶奶甲（寺院尼姑）进来，她的服饰如在天主教堂里常见的尼姑一样，头束着雪白布巾，蓬起来像荷兰乡姑，穿一套深蓝的粗布制袍，衣袍几乎拖在地面。

她胸前悬着一个十字架，腰间悬一串钥匙，走起路来铿铿地响着。

她安静地走进来，脸上很平和的。

她转过身子向着门外。

姑甲（和蔼地）请进来吧。

〔一位苍白的老年人走进来，穿着很考究的旧皮大衣，进门脱下帽子，发斑白，眼睛沉静而忧郁，他的下颏有苍白的短须，脸上满是皱纹。

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进门后，也取下来，放在眼镜盒内，手有些颤。

他搓弄一下子，衰弱地咳两声。

外面乐声止。

姑甲（微笑）外面冷得很！

老人（点头）嗯——（关心地）她现在还好么？

姑甲（同情地）好。

老人（沉默一时，指着头。

）她这儿呢？

姑甲（怜悯地）那——还是那样。

（低低地叹一口气）老人（沉静地）我想也是不容易治的。

姑甲（矜怜地）您先坐一坐，暖和一下，再看她吧。

老人（摇头）不。

（走向右边病房）姑甲（走向前）您走错了，这屋子是鲁奶奶的病房。

您的太太在楼上呢。

老人（停住，失神地）我——我知道，（指着右边病房）我现在可以看看她么？

姑甲（和气地）我不知道。

鲁奶奶的病房是另一位姑奶奶管，我看您先到楼上看看，回头再来看这位老太太好不好？

老人（迷惘地）嗯，也好。

姑甲您跟我上楼吧。

〔姑甲领着老人进左面的饭厅下。

〔屋内静一时。

外面有脚步声。

姑乙领两个小孩进。

姑乙除了年轻些，比较活泼些，一切都与姑甲相同。

进来的小孩是姊弟，都穿着冬天的新衣服，脸色都红得像个苹果，整个是胖圆圆的。

姊姊有十五岁，梳两个小辫，在背后摆着；弟弟戴上一顶红绒帽。

两个都高兴地走进来，二人在一起，姊姊是较沉着些。

走进来的时节姊姊在前面。

姑乙（和悦地）进来，弟弟。

（弟弟进来望着姊姊，两个人只呵手）外头冷，是吧。

姐姐，你跟弟弟在这儿坐一坐好不好？

姊姊（微笑）嗯。

弟弟（拉着姊姊的手，窃语）姐姐，妈呢？

姑乙你妈看完病就来，弟弟坐在这儿暖和一下，好吧？

## &lt;&lt;雷雨&gt;&gt;

〔弟弟的眼望姊姊。〕

姊姊（很懂事地）弟弟，这儿我来过，就坐这儿吧，我给你讲笑话。

（弟弟好奇地四面看。）

）姑乙（有兴趣地望着他们）对了，叫姐姐给你讲笑话，（指着火）坐在火旁边讲，两个人一块儿。

弟弟不，我要坐这个小凳子！

（指中门左柜前的小矮凳）姑乙（和气地）也好，你们就坐这儿。

可是（小声地）弟弟，你得乖乖地坐着，不要闹！

楼上有病人——（指右边病房）这旁边也有病人。

姊姊弟弟弟弟（忽然，向姑乙）我妈就回来吧？

姑乙对了，就来。

你们坐下，（姊弟二人共坐矮凳上，望着姑乙）不要动！

（望着他们）我先进去，就来。

〔姊弟点头，姑乙进右边病房，下。〕

〔弟弟忽然站起来。〕

弟弟（向姊）她是谁？

为什么穿这样衣服？

姊姊（很世故地）尼姑，在医院看护病人的。

弟弟，你坐下。

弟弟（不理她）姐姐，你看！

你看！

（自傲地）你看妈给我买的新手套。

姊姊（瞧不起地）看见了，你坐坐吧。

（拉弟弟坐下，二人又很规矩地坐着。）

〔姑甲由左边厅进。〕

直向右角衣柜走去，没看见屋内的人。

弟弟（又站起，低声，向姊）又一个，姐姐！

姊姊（低声）嘘！

别说话。

（又拉弟弟坐下。）

〔姑甲打开右面的衣柜，将长几上的白床单，白桌布等物一叠叠放在衣柜里。〕

〔姑乙由右边病房进。〕

见姑甲，二人沉静地点一点头，姑乙助姑甲放置洗物。

姑乙（向姑甲，简截地）完了？

姑甲（不明白）谁？

姑乙（明快地，指楼上）楼上的。

姑甲（怜悯地）完了，她现在又睡着了。

姑乙（好奇地询问）没有打人么？

姑甲没有，就是大笑了一场，把玻璃又打破了。

姑乙（呼出一口气）那还好。

姑甲（向姑乙）她呢？

姑乙你说楼下的？

（指右面病房）她总是那样，哭的时候多，不说话，我来了一年，没听见她说一句话。

弟弟（低声，急促地）姐姐，你给我讲笑话。

姊姊（低声）不，弟弟，听她们说话。

姑甲（怜悯地）可怜，她在这儿九年了，比楼上的只晚了一年，可是两个人都没有好。

——（欣喜地）对了，刚才楼上的周先生来了。

姑乙（奇怪地）怎么？

## &lt;&lt;雷雨&gt;&gt;

姑甲今天是旧年腊月三十。

姑乙（惊讶地）哦，今天三十？

——那么今天楼下的也会出来，到这房子里来。

姑甲怎么，她也出来？

姑乙嗯。

（多话地）每到腊月三十，楼下的就会出来，到这屋子里；在这窗户前面站着。

姑甲干什么？

姑乙大概是望她的儿子回来吧，她的儿子十年前一天晚上跑了，就没有回来。

可怜，她的丈夫也不在了——（低声地）听说就在周先生家里当差，——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太多，死了的。

姑甲（自己以为明白地）所以周先生每次来看他太太来，总要问一问楼下的。

——我想，过一会儿周先生会下楼来见她来的。

姑乙（虔诚地）圣母保佑他。

（又放洗物）弟弟（低声，请求）姐姐，你跟我讲半个笑话好不好？

姊姊（听着有兴趣，忙摇头，压迫地，低声）弟弟！

姑乙（又想起一段）奇怪周家有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要卖给医院呢？

姑甲（沉静地）不大清楚。

——听说这屋子有一天夜里连男带女死过三个人。

姑乙（惊讶）真的？

姑甲嗯。

姑乙（自然想到）那么周先生为什么偏把有病的太太放在楼上，不把她搬出去呢？

姑甲说是呢，不过他太太就在这楼上发的神经病，她自己说什么也不肯搬出去。

姑乙哦。

〔弟弟忽然站起。

弟弟（抗议地，高声）姐姐，我不爱听这个。

姊姊（劝止他，低声）好弟弟。

弟弟（命令地，更高声）不，姐姐，我要你给我讲笑话！

〔姑甲，姑乙回头望他们。

姑甲（惊奇地）这是谁的孩子？

我进来，没有看见他们。

姑乙一位看病的太太的，我领他们进来坐一坐。

姑甲（小心地）别把他们放在这儿。

——万一把他们吓着。

姑乙没有地方；外头冷，医院都满了。

姑甲我看你还是找他们的妈来吧。

万一楼上的跑下来，说不定吓坏了他们！

姑乙（顺从地）也好。

（向姊弟，他们两个都瞪着眼睛望着她们）姐姐，你们在这儿好好地再等一下，我就找你们的妈来。

姊姊（有礼地）好，谢谢你！

〔姑乙由中门出。

弟弟（怀着希望）姐姐，妈就来么？

姊姊（还在怪他）嗯。

弟弟（高兴地）妈来了！

我们就回家。

（拍掌）回家吃年夜饭。

姊姊弟弟，不要闹，坐下。

（推弟弟坐）。

## &lt;&lt;雷雨&gt;&gt;

姑甲（关上柜门向姊弟）弟弟，你同姐姐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我上楼去了。

〔姑甲由左面饭厅下。〕

弟弟（忽然发生兴趣，立起）姐姐，她干什么去了？

姊姊（觉得这是不值一问的问题）自然是找楼上的去了。

弟弟（急切地）谁是楼上的？

姊姊（低声）一个疯子。

弟弟（直觉地臆断）男的吧？

姊姊（肯定地）不，女的——一个有钱的太太。

弟弟（忽然）楼下的呢？

姊姊（也肯定地）也是一个疯子。

——（知道弟弟会愈问愈多）你不要再问了。

弟弟（好奇地）姐姐，刚才她们说这屋子死过三个人。

姊姊（心虚地）嗯——弟弟，我跟你讲笑话吧！

有一年，一个国王——弟弟（已引上兴趣）不，你给我讲讲这三个人怎么会死的？

这三个人是谁？

姊姊（胆怯）我不知道。

弟弟（不信，伶俐地）嗯！

——你知道，你不愿意告诉我。

姊姊（不得已地）你别在这屋子里问，这屋子闹鬼。

〔楼上忽然有乱摔东西的声音，铁链声，足步声，女人狂笑，怪叫声。〕

弟弟（略惧）你听！

姊姊（拉着弟弟手紧紧地）弟弟！

（姊弟抬头，紧张地望着天花板）〔声止。〕

弟弟（安定下来，很明白地）姐姐，这一定是楼上的！

姊姊（害怕）我们走吧。

弟弟（倔强）不，你不告诉我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我不走。

姊姊你不要闹，回头妈知道打你！

弟弟（不在乎地）嗯！

〔右边门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人颤巍巍地走进来，在屋中停一停，眼睛像是瞎了。〕

慢吞吞地踱到窗前，由帷幔隙中望一望，又踱至台上，像是谛听什么似的。

姊弟都紧张地望着她。

弟弟（平常的声音）这是谁？

姊姊（低声）嘘！

别说话。

她是疯子。

弟弟（低声，秘密地）这大概是楼下的。

姊姊（声颤）我，我不知道。

（老妇人躯干无力，渐向下倒）弟弟，你看，她向下倒。

弟弟（胆大地）我们拉她一把。

姊姊不，你别去！

〔老妇人突然歪下去，侧面跪倒在舞台中。〕

台渐暗，外面远处合唱声又起。

弟弟（拉姊向前，看老太婆）姐姐，你告诉我，这屋子是怎么回事？

这些疯子干什么？

姊姊（惧怕地）不，你问她，（指老妇人）她知道。

弟弟（催促地）不，姐姐，你告诉我，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

<<雷雨>>

这三个人是谁？

姊姊（急迫地）我告诉你问她呢，她一定都知道！

〔老妇人渐渐倒在地上，舞台全暗，听见远处合唱弥撒和大风琴声。〕

弟弟声：（很清楚地）姐姐，你去问她。

姊姊声：（低声）不，你问她，（幕落）你问她！

〔大弥撒声。〕

<<雷雨>>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现代话剧无法逾越的经典之作一步错爱两世情恨三命消殒最扭曲的情欲挣扎最悲情的人性毁灭

<<雷雨>>

编辑推荐

《雷雨》是剧作家曹禺的经典代表作。

作者致力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把笔触深入人物内心，让他们释放巨大的能量，通过戏剧冲突展示人性的追求与幻灭，心灵的压抑、震颤与燃烧。

剧中人物性格的鲜明刻画、无处逃遁的悲情宿命，时至今日，仍然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雷雨》的艺术成就仍是中国话剧界无法超越的经典。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